达州晚报
风凰山
都市慢生活
星期五
2025年3月21日
□主编:郝　良
□编辑:王万礼
□美编:王　梅
巴山夜雨
邮箱:3213456266@qq.com
08版

月光栈桥

□王永威(重庆)

夜幕低垂,寒意渐浓,汉丰湖的水面却愈发清亮,仿佛整片月光都沉入湖底。我沿着青石阶一级级往下踱,石面覆着的苔痕泛着幽光,像是给夜行人铺就的绒毯。这新建的栈桥原该透着木香,偏让水雾浸润得生出几分沧桑,有如少年人强说愁的眉眼,总归是城中最得人意的去处。白日里那些喧闹的游客早已散了,只剩下三两盏路灯在柳影里打着瞌睡,光晕洇开,像是揉碎了的蛋黄,在墨色里慢慢荡漾。

木栈桥在脚下轻声絮语,露珠儿沾着鞋底,每一步都踏出一串玲珑的叹息。远山在月华中层层叠叠地晕染开去,像是谁用淡墨在宣纸上点了数笔,末了又蘸清水晕开的模样。忽地一阵晚风掠过芦丛,惊起几只白鹭,雪翅掠过水面时,满湖的月华碎成了千万片银鳞,忽闪忽闪地往暗处游去。这景致正应了《西洲曲》里的“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只是此处无莲舟可采,唯有夜气在波纹上绣着暗纹。

栈桥九曲回环,将一湖碧水分作两片。月光像新磨的豆浆,汩汩地倾洒在木栏上,照得纹理纤毫毕现。藤萝攀着栏杆蜿蜒,叶尖垂着的露珠儿,像是月宫仙子失落的耳珰。俯身细瞧,水中的倒影竟比实物更清透——虬曲的枝丫、木纹的沟壑,就连叶脉间游走的光痕都映得真切。偶有游鱼摆尾,涟漪荡处,整幅水墨画便活了,化作满池跳动的星子,明灭间似在诉说亘古的私语。

最令人心驰神往的,莫过于栈桥旁那一排垂柳。枝条浸在湖中,随波轻曳,恍若浣纱女子散开的青丝。月光从叶隙漏下,在栈桥上织就斑驳的网,光斑随着夜风流转,时而聚作玉盘,时而散作流萤。这光影的戏法,似梵阿玲上滑出的音符,让人想起朱自清先生笔下“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远处古寺的钟声恰在此时荡来,单调的“咚——咚——”反而把月色衬得更静了。

行至栈桥尽头,眼前豁然开朗。那座浮在烟波上的廊桥,飞檐挑着新月,像是从宋人画卷里裁下的片段。湖水在此处愈发幽深,月光铺就的银练自天际直泻而下,恍惚间竟分不清是银河决了口,还是人间向天界借了光。远处的渔火三两点,在雾霭中明灭,与星子争辉的光景,让人念及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况味。

正凝望间,湖面忽地腾起薄雾。月光裹在雾霭里,将廊桥笼作一团朦胧的梦。雾中似有歌声飘来,细细辨别,原来是竹琴伴着老者的吟哦:“海潮东去连天涌,江水西来带血流……”那调子九曲十八弯,尺八与竹板此起彼伏,竟在静谧里搅出奇妙的韵律。这巴蜀之地的野调,倒与朱自清先生笔下的秦淮艳曲遥相唱和——一个带着水汽的温软,一个透着山风的苍茫,骨子里却都浸着人间烟火。

扶着沁凉的木栏,忽然忆起少年时陪父亲夜钓的情景。彼时故乡的水库没有这般精致,几块青石板搭就的埠头,便是乡人浣衣的去处。父亲总是披着蓑衣,将鱼线甩出一道银弧,我就在芦苇丛里扑流萤。某夜钓上一尾红鲤,鳞片映着月光,父亲抚须笑道:“这鱼眼里盛着整片星空呢。”如今想来,何止是星空,分明还映着父亲眼角细密的纹路。

雾气渐浓,廊桥的轮廓愈发模糊,恍若海市蜃楼。指尖抚过栏杆上的刻痕,多是游人信手涂鸦,经年累月已漫漶不清。忽见“乙巳年暮春,携妻观月于此”,数行小楷,墨色尚新,笔锋却微颤,许是耄耋老者所书。这寥寥数语,竟比《项脊轩志》里“庭有枇杷树”更令人唏嘘——世间情事,原来都藏在这样的琐碎里。

露水悄然爬上衣襟,栈桥在转身的瞬间被雾气揉成丝缕。雾中浮着几团橘色光晕,像游移的萤火在吞吐夜的呼吸。脚步声惊起桥下栖鸭,扑棱声撕破寂静,复又归于岑寂。这来去的声响,似命运的隐喻:再汹涌的悲欢,终要沉入时光的深潭。

将要登岸时,忽闻身后水声激越。回首望去,一尾红鲤凌空跃起,月华在鳞甲间流转,竟在夜穹勾画出银亮的年轮。三十年前的涟漪与此刻的波光在虚空中相叠,恍若看见父亲执竿的手影正穿过岁月,在湖面投下永不沉没的坐标。

晨钟撞碎薄雾,忽悟山河原是亘古的书简,你我皆为行经的墨痕,在春秋罅隙里续写未完的逗点。垂露凝成星霜琥珀,嵌着少年流萤、木纹私语与游鱼银笺,皆作襟上河汉。待青丝成雪时,汉丰湖仍以月为梭,将人间未寄出的尺素,织作鲛绡千叠。

春天的叙写(组诗)

□梅万林(重庆)

长田沟长满爱不释手的青草

回到长田沟,油然而生对青草的冲动
青草长在地里,也长在田里
翻过一山又一山,越过一坡又一坡
风摇摇地,把村庄裹得密不透风
瞬间让我明白了郁郁葱葱的含义
关键是头上还挂着几点露珠
一浪一浪地闪着亮亮的光
揽住腰身会羞
轻抚脸颊会酥
嗅着芳香会醉

终究是爱不释手

很多年前,母亲常常为青草发愁
太阳把长田沟照得明晃晃亮堂堂的
地里没有青草,田里更没有青草
路边、井边干干净净,仿佛寸草不生
一座座山头全是光秃秃的
风一吹,连人的呼吸都不知了去向
可是,队棚里的牛要吃青草
圈里的猪也指望吃点青草
谁也不知那时的青草为什么不见踪影

摇头晃脑的青草
有一千个可爱的模样
好比城里好看的姑娘
举手投足都是风景
虽纤尘不染却不拒人千里
从前的村庄依然唤作长田沟
可是长田沟的队棚没了,牛也没了
圈养的猪不必再靠着青草度日充饥
然而青草却爬上了母亲的坟头
而且一望无际地蔓延
染绿了村外的视线

把春天串在一起

就像榕树的一条根日夜蔓延
就像山间的一帘水纵身欢跃
就像竹林的一段风晃晃悠悠
就像天边的一场雨淅淅沥沥

把根串在一起就是筋骨
把水串在一起就是江河
把风串在一起就是历史
把雨串在一起就是生机
那么,把所有的春天串在一起
有谁能站在高处呼喊
我命由我不由天

牛儿在山坡吃着嫩草
飘来的云朵就是春天
母鸡在栅栏上不停鸣叫
鸡窝里升腾的热气就是春天
父辈们犁开田地播撒种子
溅起的山歌就是春天
孩子们四处疯跑,叮叮当当
洒下的童尿
也可以肥沃一个个春天

在春天里
我一直努力生长
不只是与根一样扎满大地
我更渴望把春天都串在一起
像花开满天涯,像果挂上枝头
在前行的途中编织一步步台阶
陪你爬坡上坎
呼吸他乡气韵
或许每个人心中
都住着一个哪吒
然后去度过自己的一生

春天从村里出发

搬开路边一块枯坐的石头
就能看见一蓬嫩嫩的草芽
荡开井里一层薄薄的水波
就能瞧见风正在转身的曲线
倘若往地里深挖一锄下去
不知会不会唤醒蚯蚓的春梦

鞭炮的声音已经落入泥土
春联的心思还在堂屋的大门上聚精会神
该祭拜的先人
以及该相的亲
反正都有了一个大致的交代
父母的叮嘱很多都属多余
你迈开的步子即使再小
也没几个人能改变你的走势
因为春天已经从村里出发

从村里出发的当然不只是你的脚步
有些事注定还是会糟心一阵子
有些人注定还是会挂念一整年
被希望填满的行囊总会一帆风顺
被惦记的日子总有人把你装在心头
春天,的确到处都在生长美好
当你眼望蓝天有群鸟飞过高楼
只有你心如明镜
你的双手其实也想扶墙

如果你偶尔回望村庄
在阳光下奔跑的小狗
在院坝边撒欢的小猫
甚至洋洋洒洒飘过树梢的炊烟
无一例外都带着春天的节奏
该忘记的大概都忘得差不多了吧
毕竟春天已经从村里出发

阅读副刊精品,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
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